

也談閻錫山

韓克溫

拜讀中外雜誌一七四期（七十年八月號）張守初先生「閻錫山這個人」大作後，引起我的一些感慨。茲將多年前前閻錫山伯川先生在世時，克溫與在臺三晉人士給閻的一封信公開信寄送貴刊，敬請惠賜發表，以見閻的另一面，藉供各界參考。

韓克溫

治國大計如此論調

也談閻錫山

百川先生：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間你復同鄉函，最後提到與民營事業資金毫無關係的二十年前暴徒圍打山西省黨部事，你說要談往事，並說山西省黨部槍殺學生穆光正，你既裝著假面孔含血噴人，有意誣毀，我們就把這件事的經過詳細談談，讓一般人知道這件事如何發生，及經過的詳情，與牠的前因和後果。明白了這些事實以後，山西的學潮是誰鼓動的，學生穆光正是誰槍殺的，製造慘案的責任是應當誰負的，山西的共產黨是如何發展的，山西新軍是如何叛變的，共匪在華北的武力是如何養成的，就都一目了然。對黨國的功罪，逃不了國人的公評，將來的歷史亦會將大奸巨慝對國家人民所犯的罪過，予以翔實記載的。

北伐成功後，中央在南京召開編遣會議，通過縮軍方案，辦理軍事善後，從事國家建設；但當時各地擁兵自雄之軍閥，暗中多持反對態度，致該方案未能實行，而叛亂迭起，你實為推波助瀾之一人。彼時你蓄意背叛中央，中央雖多次派大員赴太原宣慰。山西省黨部同人不忍見國家統一再行破壞，亦曾多次苦口忠告，勸你以大局民生為重，萬勿輕啟戰端，對國是如有意見，可提供中央商決，但終不能挽回你的割據野心。有一天你對我們說：「中國如此之犬，何必由一人治理，」我們驚詢其故，你繼說：「長江一帶由蔣先生多負責任，華北由我多負責任，中間由他們（指馮玉祥等）多負責任，我們作個比賽。」我們聽了你這種言論後，始明瞭你的中心思想，仍離不開軍閥割據，你的野心非言辭所能打消，並知你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

穆光正之死的真相

十九年春，大戰將作，同人等曾勸你臨崖勒馬，勿為強鄰及共產黨造機會。你仍執迷不悟，派兵一營，佔據省黨部，同人等被迫離，並奉中央命從事討逆。迨大戰結束，你因中央通緝，逃匿大連，我們又奉命回太原，恢復省黨部。當時你對此次戰役，認為我們不顧同鄉情誼，心懷怨恨；但我們站在擁護統一，懲罰叛逆的立場，是義無反顧的。且以情理言，當你醜態叛變時，我們曾多方勸阻，正式或非正式的談話，報紙的評論，最後由天津拍給你的電報，均勸你勿破壞統一，自毀前途。可惜你因心切割據，利令智昏，遂至執迷到底，一敗塗地。這只怪你不聽忠告，非同人等不願情誼。經此戰役，國家統一雖幸未破壞，但元氣已傷，民生疾苦益甚，致令強鄰侵

略，瘋狂急進，朱毛共匪乘機坐大，至今談及，猶有餘痛。

二十年前，你的通緝令並未取消，石友三叛變甫經收平，北方軍政將上軌道的時候，你忽由大連乘日本飛機回山西，事之突兀出人意外如此，凡熟悉民國以來歷史的人，即知國家必將有大事，果然未幾而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戰火之餘，伏莽未靖，又逢此空前外患，政府方艱於應付，你爲目的不擇手段，竟於二十年冬，陽假抗日之名，陰結共黨，利用山西青年學生，罷課請願，鼓動風潮，擾亂治安，阻撓軍政當局抗敵設施及計劃，山西學生之搗毀政府教育廳省黨部，不過是你們的陰謀一部份。山西省黨部二次被你的軍隊佔領後，克溫、大海與李敏、蘇壽余四人，及全體工作同志，被你的軍隊軟禁在警備司令部。你來信說：「黨委憤然離山西」，不是說謊嗎？克溫大海等在警備司令部住了兩個多月，警備司令榮鴻臚面告克溫大海，這次風潮是你指使鼓動的，他無能爲力。你還能裝假面孔麼？這件事經送太原法院，旋最高法院認清在太原無法進行公平審判，移轉開封地方法院審理，於二十一年夏判決，以穆光正之傷口與山西省黨部糾察隊所持槍彈不符，宣告被指控的王瑁、王和衆等無罪，開封法院有案可稽。這證明穆光正之死，是你們故意槍殺的，有計劃的勾結共黨，製造慘案，嫁禍於人。

我們爲顧全大局，當時未將此事經過情形，公告全國，你以爲這是你的天生聰明，自鳴得意，而共匪禍根，就從此深種在山西了。

山西赤化誰的過錯

誰都知道領導學生圍打省黨部之共匪戎伍勝，係你的幹部，是你以後所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的重要腳色，亦即二十年與共匪薄一波、張文昂、韓鈞、雷任民等率領山西新軍叛變之主要分子。自你由大連回山西後，你認爲你十九年背叛中央，作戰失敗，是因爲無幹部無組織的緣故，你一面阻撓本黨在山西活動，（不能公開活動達六年之久）一面招納平津及全國各地共黨分子，大量訓練所謂青年幹部，民訓幹部，行政幹部，及村政指導委員等，從此山西各縣即成共黨天下了。

抗戰初期，共黨分子之充任行政專員者，有五臺區宋邵文，崞嵐區張情軒，遼沁區薄一波，潞澤區戎伍勝，吉大區張文昂等，均指揮有地方團隊；而薄一波、張文昂、戎伍勝等，又兼青年抗日決死隊各縱隊政治委員，此決死隊即當時之受訓幹部及民訓幹部所組成，大都爲共黨分子。聞你的部屬恐你上了當，曾有人勸你勿過信共產黨，你反說：「人家（指共產黨）是飛機火車頭，你們是牛車，」竟一意孤行，致有二十八年十一月山西新軍及各縣地方團隊約五十團，人數約十五萬，同時叛變，攜帶新武器，與朱德、劉伯承、林彪、賀龍等公然合股。你的本意想利用共產黨，結果反爲共產黨所利用，朱毛經此裝備，如虎添翼，所有華北軍略要地，幾盡爲其盤據，其勢如火燎原，後來大陸淪陷，實種因此。

山西政情有詩爲證

你說你在山西執掌軍政權近四十年，在這近四十年之間，你作了些什麼呢？衆所週知，民四你對袁世凱勸進，民六參加督軍團禍國，民七出兵湖南抗拒護法軍，民十二助曹錕賄選，民十五出兵襲擊國民軍，民十九背叛中央，二十年以後陰結共匪，貽禍黨國。你視山西爲個人地盤，宛如唐代藩鎮，對人民予取予求，亦毫不加愛惜。同鄉王君曾有詠故里詩云：

「封疆孰似晉王賢，行政還兼立法權；不次登庸求白板，偏多組織鬧青年；騎牆三面操左券，守土（鴉片）十車勝帶錢，搜刮已盡民血汗，猶呼萬歲喚青天。」

此詩真可爲山西政情傳神寫照。你一生投機取巧，反覆無常，蔑視黨國，只圖自身利益，固執你嘗說的「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之謬論，慣於騎牆觀望，利用機會，以求達到你的需要與存在。試回溯你過去的歷史，是不是這樣呢？今天在臺同鄉要你將移出來之山西公有資產向同鄉提出報告，有一合法合理的解決，不應由你再行把持，化公爲私，你却提及與此事毫不相關的二十年前學生圍打省黨部，說是要談往事，事不談不明，我們就將這件事的詳細經過，及其前因後果，寫給你看看，希望能引起你的良心的醒悟，痛切反省，並向國家人民及本黨懺悔，勿再以爲人盡可欺，明明白白說假話了。專此，卽頌時祺。

韓克溫、胡伯岳、梁賢達、姚大海、苗培成、馮大禰啓